

馬伯庸：以蘇軾為師 向長安尋夢

這個暑期，隨着網劇《長安十二時辰》火爆熒屏，原著作者馬伯庸亦被帶到了輿論關注的中心。近日，這位80後的「文學鬼才」現身古城西安，與粉絲面對面做了一場「以蘇軾為師 向長安尋夢」的主題講座，分享自己是如何運用蘇東坡的八面受敵讀書法，從漫漫歷史長河中重新發掘盛唐長安的細節，完成《長安十二時辰》的創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西安報道



■由《長安十二時辰》改編的同名網劇引發「盛唐熱」。網上圖片

馬伯庸曾獲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等獎項。2012年，隨着《古董局中局》的誕生，馬伯庸開啓了暢銷作家之路。他的作品文字犀利搞怪，又涵蓋多個領域，將歷史、科幻、靈異和推理等元素交織融合在一起卻不顯突兀，並且妙趣橫生，很多讀者都親切地稱他為「馬親王」。

在《長安十二時辰》裡面，長安城的熙攘繁盛，光耀萬年被馬伯庸描寫得淋漓盡致，各式各樣的唐朝服裝、美食等更是讓讀者大飽眼福。然而，時隔千年，唐長安城的真容是如何在馬伯庸的筆下再現的呢？大量的論文和資料，頻繁地進出博物館，成了他創作的好幫手。但相關資料實在太多，如何突破知識重圍，完成高難度的挑戰？馬伯庸說，蘇軾的「八面受敵讀書法」令他受益匪淺。

在談到自己的創作心得時，馬伯庸說，如今很多都在講腦洞大開，認為有了腦洞就能有好的作品，其實不然。「從腦洞到變成一個小說，之間還有很長的過程，要走很長的路。」他表示，要將好的想法變成現實，一定是建立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之上，這不僅能為作者提供大量的積累材料，還能激發創作靈感，幫助作者找到合適的寫作方向。

雖然以寫歷史小說見長，馬伯庸卻坦言自己有時候讀歷史也會覺得枯燥乏味，讀不下去，因為真實的歷史與小說不同，比較瑣碎幹澀，只有讀了足夠多的資料後，才能從中提煉出一些規律。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讀到一封蘇軾寫給侄女婿王賚的信，其中便講到「八面受敵讀書法」。「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讀書之前一定要明白自己希望從中汲取什麼樣的內容，那樣讀書的效率就會高很多。例如《鴻門宴》這個章節，我們如果設定自己想要了解的目標，就可以分別從史實、地理、禮制、器物等方面去解讀，那收穫定然不同。」

馬伯庸說，自己在寫《長安十二時辰》之前，曾經讀到一本《隋唐兩

朝考》的書，講的是長安108坊的相關史實內容，但起初看了幾遍都看不下去。直到後來開始寫《長安十二時辰》的時候，因為要以長安為背景，長安108坊的所有細節都對他的創作至關重要，於是，他又重新拾起這本書，認真研究每一坊裡的細節。「此時就覺得《隋唐兩朝考》特別好看，我其實就是用了蘇軾的八面受敵讀書法，帶着目的去了解歷史，讀起來就會輕鬆許多。」

長安城沙盤助創作靈感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長安十二時辰》的創作源起是因為知乎上的一個問答「如果你來給《刺客信條》寫劇情，你會把背景設定在哪裡」。但馬伯庸在講座現場坦言，實際上，真正讓他想寫成一個完整小說的原因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西安博物院那個震撼人心的長安城沙盤。

為了讓自己的創作盡可能地貼近歷史、還原歷史，馬伯庸曾無數次到西安考察，陝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館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而最令他心動的要數西安博物院那個巨大的長安城沙盤。「我每一次到西安來，一定會去西安博物院看這個長安城的沙盤，因為站在這個沙盤前，整個長安城的佈局就了然於胸。」馬伯庸說，每當俯瞰整個巨大的長安城的時候，他就會有一種創作衝動，覺得想為這樣一個美麗的城市寫點什麼。也是從那時開始，他決定寫《長安十二時辰》這部小說。

而在整個小說的創作過程中，馬伯庸曾說，自己保護長安城，並非為了保護朝廷的王公貴族，而是為了保護長安城裡的普通百姓，讓他們能夠過着普通的生活。這種精神亦引起了眾多讀者的共鳴。在回應讀者關於



■馬伯庸日前在西安與讀者分享如何閱讀歷史及創作。記者張仕珍攝

小說情節設置問題的時候，馬伯庸說，歷史小說的創作也應有其現實意義，不能完全復刻古代的故事，而而有一些現代的關鍵詞。

「寫一個小說之前，要先想清楚想表達的東西，而這種東西一定是有一種現實意義，有所連接才有一個人的價值和信仰。小說中，張小敬所做的就是保護一個人能夠自由地過着普通的生活，我們現代人看起來也能感同身受，理解他的這種負責前行和人文關懷。」

歷史小說應有現實意義

馬伯庸說，歷史小說應該讓人們感受到古人與今人想的一樣，「我們的願慮，古人也在願慮；我們的痛苦和開心，古人也能聲氣相通，這樣的小說，才能讓大家記得更久一點，留存時間才能更長一點。」

明年擬拍《顯微鏡下的大明》

當天的交流環節，馬伯庸並向粉絲們透露，明年他或將親自出馬擔任編劇，拍攝《顯微鏡下的大明》。他稱，如今的影視劇都太長，動不動就六七十集，難免會有些劇情拖沓的感覺。目前，他正聯絡投資方，希望明年能自己寫劇本，找一個合適的導演，將《顯微鏡下的大明》拍攝成一部8至12集精品短劇，實現自己心中的影視夢想。

書介

圖文：草草

我有一個白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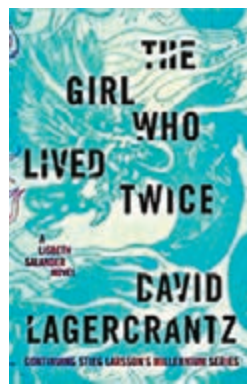
作者：畢飛宇
出版：九歌出版社



畢飛宇寫散文，把自己放入日常生活細節，再嘈雜、再無事也妨礙不了一個小說家的白日夢。即使是有關寫作、閱讀的記敘與思考，亦多是文字背後的生活場景，通曉世俗人情的姿態，構造了細微鮮明的散文特質。回望童年與成長，「時間」是畢飛宇童年最大的敵人，害怕過不完的夏季午後，害怕沒完沒了的夏日黃昏。他直視成長的窘困，幽默自嘲一事無成的人格外敏感，拉風的長髮裡瀟灑着九流詩人自慰般的快感與玄幻。〈自述〉裡說：「我喜歡許多東西，其中有一樣叫關係」，在與賈以軍的「南京、台北、我」裡，畢飛宇寫的正是〈我與我的南京〉、〈我與台北〉的雙城關係，是台北人的暖懷，南京人的淡定，是喜歡台北的人情，也明白南京人大多大的事都不算事。跨越二十年的文字，諧趣、赤誠、思辨、靈動，帶你走近畢飛宇。

The Girl Who Lived Twice

作者：David Lagercrantz
出版：ALFRED A. KNOPF



全球暢銷作《千禧年三部曲》續集，駭客沙蘭德第六次登場。天才女駭客莉絲·沙蘭德消失了，她賣掉了公寓，沒有任何消費紀錄，彷彿從人世間蒸發。記者麥可·布隆維斯特自沙蘭德消失後，就不停地在尋找她，因為出現了一件急需她幫助的案。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有個流浪漢被發現死亡在街上，奇怪的是這個人不存在於任何的官方記錄中，據說他的遺言扯出了一堆權貴們的秘密交易，而男子的口袋中有一張寫了布隆維斯特電話的紙條。沙蘭德和布隆維斯特將再次重逢，這次除了搜索兩人在找尋的真相，布隆維斯特也將透過自己的犧牲，讓沙蘭德面對自己的過去。

簡訊

寫在《近觀香港》出版之時

香港回歸祖國，百年恥辱得以消雪，這一舉世矚目的盛事已經載入中華民族史冊。每每念及此，就不禁心潮澎湃。昔日同僚朱正紅同志新著《近觀香港》即將出版，要我作序，我翻閱一篇文稿，眼前又浮現一幕幕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從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開始，直到五星紅旗在香港高高飄揚，我有幸參與並見證了香港回歸的整個過程。我是1990年奉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那時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有關回歸的工作日漸繁重，鬥爭也日益激化。這是一項領域廣闊的系統工程，需要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在我們的建議下，中央從北上廣等地抽調了一批年富力強、德才兼備的幹部充實新華社的力量。這批幹部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囑託，來港後兢兢業業地忘我工作，參與並前輩們共同完成了保證香港順利回歸的歷史使命。

正紅同志正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他原是大學的副教授，愉快服從組織需要，「棄教從政」。1991年到香港後，一直在新華社宣傳部工作，做輿論宣傳和研究方面的工作，一幹就是十四個春秋。從新華社到中國聯辦，從處級到廳級崗位，無論職位如何變動，他手中的筆始終沒有賦閒。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方在香港的輿論力量還顯得比較弱小。而離回歸愈近，愈顯得加強輿論宣傳力度的重要，引導輿論的任務既繁重又光榮。正紅和他的同伴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牢记使命，辛勤耕耘，用手中的筆配合我辦報刊，書寫出一篇篇犀利有針對性的文章，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記得前些年，我曾為正紅所著《歲月留言》（上下部）題寫過書名。收錄在那部書裡的文章，篇幅相對長一些，當時是以報刊「專論」的形式出現的，這次《近觀香港》收錄的是正紅在香港某報一個專欄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題材廣泛，緊扣社會熱點，一事一議，及時點評，或闢謠求真，以正視聽；或澄清事實，披露真相；或針砭謬誤，剖析事理；或褒揚正義，歌頌善良，一時為香港社會所關注，頗有較高的知名度。正紅寫的這些文章，我在任時大多讀過，覺得雖屬政論短評，還是具有較強的可靠性，對引導社會輿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近觀香港，意即近距離觀察香港。近觀的結果化為文字，使這些文章深深打上了回歸前後香港特定社會風貌的鮮明印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文集的出版既有歷史價值也有現實意義。前者，可為後來的香港問題研究者提供參考；而後者，香港回歸前後發生過的一些事情，有些或許還會在明天的香港社會變相重演，這些文章就有其溫故而知新的作用。

正紅是浙江杭州市郊富陽人，他的家鄉就在風光秀麗的富春江畔。正紅文筆清新，富有激情，也可謂得江山之助吧！

文：周南

作者為外交部前副部長、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日常之外的恒久遙望

對於不少中國讀者來說，用波蘭語寫作的布魯諾·舒爾茨 (Bruno Schultz, 1892-1942) 仍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字，因此不久前後出版公司再版這位猶太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肉桂色舖子及其他故事》，仍要在腰封寫上「與卡夫卡比肩的天才」之類的字樣。與卡夫卡相提並論當然不至於委屈了舒爾茨，但誠如《紐約客》作者魯絲·富蘭克林 (Ruth Franklin) 說的那樣，這兩位波蘭猶太裔作家的作品儘管形式相似，本質卻完全不同。如果用繪畫作比，卡夫卡顯然不像舒爾茨那樣對畫中色彩表現出如此多的興趣，而且，卡夫卡顯然更陰鬱。

書中包含十六個故事以及三篇隨筆，每個故事的色彩均豐富滿溢，時而綻放如夏日陽光，時而暗淡昏黑，流轉不息，宛若讓讀者置身博物館中，於不同風格及情緒的畫作間遊走。閱讀這些故事的時候，我時常驚訝於舒爾茨對於知名畫家及其畫作的

認知，尤其能將畫作的風格及特點連通書中敘事及情緒表達。他總是在地用「普桑式」、「點彩派畫作」或「魯賓斯爾父子那簡潔、原始的力量」之類的詞句描述某種自然中或是日常生活裡的樣態或情景，而我後來才知道，他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被低估的畫家。

有趣的是，舒爾茨書中文字顏色生動多變，可他的作品卻常常是敘事意味濃重的版畫作品，讓人忍不住猜想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畫家是否有意對調文字與視覺語言的慣常功用：當很多作家用文字細描故事的邏輯與紋理的時候，文字之於舒爾茨，是比畫筆更容易抒情並寫意的工具。說到這裡，忍不住提一句書封的妙用。設計師用一幅近似抽象表現主義風格的畫作，呼應書中對於夢境及幻想的描摹；畫中冷暖色塊的搶眼對撞，亦暗示書中文字在明與暗、炫目與闕乏之間營造的顯明張力。

在我的短篇小說閱讀經驗中，英國

作家奈保爾的《米格爾街》是不得不提的一部作品。從多年前讀過那條虛構大街上的多個故事之後，我對於文字節奏、分句的短長以及段落之間的過渡與對照，有了更為直接的感知。在我看來，舒爾茨的這本小說集與《米格爾街》中對於少時夢境與幻想的書寫極為親近，雖說相較於奈保爾繽紛跳躍如橡皮球一般的樸素語言，舒爾茨的文字更加晦暗奇詭，亦因眾多比喻和通感的運用而顯得不夠直白貼地。換句話說，兩人同為借短篇小說把玩文字的好手，不過，奈保爾不喜迂迴，舒爾茨則正相反。他擅長用複雜句式和挑戰想像力的比喻將讀者引入參差錯落的詞句迷宮中，並且，深以為豪。

舒爾茨本人深知語言的魔力，他甚至



《肉桂色舖子及其他故事》
作者：布魯諾·舒爾茨
譯者：陸源
出版：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寂、死後靜默的小個子猶太人竟寫出如此繽紛瑰麗又不乏深沉的文字。人們常常因這般隱沒的、同時也極富戲劇性的生命經驗而感慨不已，愈發覺得舒爾茨作品中的驚奇、炫目與反轉，不單是那位小鎮平凡寫作者的慰藉，也是深陷庸碌與冗長生活中人們的恒久遙望。

書評

文：李夢

將哲學視作「對語言深刻的、創造性的探索」，將現實視作「語言的倒影」。這位波蘭作家生前寂寂無名，1942年出街買麵包時被佔領其家鄉德羅戈貝奇的納粹軍官開槍打死。直到二十多年後，人們才發現這位生時孤

